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增參

男　埭　塏　校

宣公三

經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爲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蕭同叔子齊頃公之母也蕭爲楚滅與宋鬭發一旅以救母族之難乃統大衆以陵弱小之莒有愧於晉侯矣。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雖然救蕭在前年楚又以宋爲晉伐陳也而晉衛俱不顧盟以撫宋

上云名之例先縠非不欲誅下云歸罪則先縠死且不暇坐屠述族之禍此始皆滅已自相公故

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傳見晉不救宋已背清邱之盟安得獨以背盟責衛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屬變清一名清原桉今山西稷山縣西北有清原城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盡滅其族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遝逗退師者衆人所欲進師者衆人所忌故逗撓畏怯者得無事而忠憤激壯者反受致撥已則取之者言已之任事敗之自此而晉人委靡之習成矣傳書偽之也

舍林父之罪不問而皆先縠即林父亦皆之也適赤狄伐晉乃歸罪殺之其云先縠召之即歸罪之詞夫先縠有大功于國當十世宥之而使之不祀以視楚之赦子文相去懸絕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舉清邱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

沃云達爲四氏字見非有所歸

背晉救陳自是孔達失策然追之以死謝矣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禦也大國之討。按宋為晉討陳而已棄之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左氏明年殺孔達傳

經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子宣公廬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杜註以殺告故免於晉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文四年晉人歸孔達。時先且居為政。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桓子復位後一番振作不出一整字然已伏不敢救宋之根

之乃晉不救宋而討衞之救陳使臣弗去自今年之秋至明年之春以待賢大夫之死酷矣哉林父棄師不能死事而偏能殺以死任事之臣

覓晉侯伐鄭為郯故也（晉敗於郯鄭逆爲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簡閱東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穆公孫）代子良於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有讓國之禮）

晉景公欲繼文襄之業經意伐鄭四同盟背君親之非無志於復霸也然欲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元帥何足以作三軍之氣耶鄭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弓杖父不敢攻斉勝楚非不故遮言服鄭[illegible][illegible]之後示之[illegible][illegible]鑒而已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補注〕聘皆非爲好也以息晉之故宋耳）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故惡宋見惡于宋也）曰、鄭昭（明也）宋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穷經楚假然行王使道資之體役之足佛大讓）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寢門闕窒直結反）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可蒲屨人進屨追而及於窒皇前此未及屨也側人進劍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驚車追而及於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鄙之遠如此逼說宋公抗夷即眞伐其輿國殘其使人即易子析骸猶不肯爲其亦之置有襲之虞焉）

莊欲威行天下陳蔡鄭衛已服而宋猶服晉救蕭伐陳積怒久矣故挑其怒以爲兵端若鄭則已服道何待假與不並使而俱誅以無假道乃不見以舟爲餌之迹莊之譎停如此極文所不爲也凡出師須簡車乘選將師而楚子郤肴早定只待殺舟借至身出而三軍從之晝一怒以作三軍之氣也傳極寫圍宋之勢見宋人死守之難以著晉人不救之罪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嚴氏曰楚使申舟聘齊齊楚之有交久矣歸父會齊所以謀事楚也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附注言魯國風上可樂也既誤拔晏今山東齊州府西北有晏城寨乎記訓之晏桓子晏嬰父告高宣子高固曰子家歸父字其亡乎懷也懷思於魯矣懷必貪人懷土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

三設字四謀字寫跡驟狀父

以免字括以謀其不免求想見當日苦狀

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杜解〕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附注〕劉炫曰聘而獻物陳百品於庭朝而獻功獻其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附注〕劉炫曰容貌采章謂物之可以衣服旌旗之飾書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有賄之多皆實所賜亦庭實也杜注誤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免解義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中原諸侯不為楚滅者恃晉耳邲之役晉已大創楚人乘勝滅蕭盛怒圍宋烽火遂及于齊魯曹衛之間此時諸侯社稷岌岌故孟獻有薦賄之箴歸父有會楚之舉雖云過急亦小國之不得已者也說者責其不約齊聯晉以拒楚

嗚呼斯時之林父已不敢竊楚一步敢言拒楚乎　此正南蒯虎祝主憂臣辱之日而與之言魯樂觀獻于憂國之心卽知歸父恩樂之謬兩篇並列賢否可見後此所謂欲去三桓不過以張公室爲名覬大權之獨攬耳假如其志則所以亂魯者何減季孫

丁卯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杜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晉及爲宋人所欲非也穀梁曰衆欲之是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解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按今山西潞城縣東北有古潞城）。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緋文劉札宗）。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杞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從其餘畝後十取其一遂以爲常故曰稅）。冬蝝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歡悅而

此分三段看以諸一段爲主晉不救宋即不匿宋亦非伯者之守傳中說解揚致命可謂不渝其信矣然揚之致命致其旅宗之命也稱守信子許晉丑大信

全饑 風雨不和 反 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終前年傳

宋既被圍覺城死守正諸侯併力救患之日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賄家氏以爲宣公篡立見楚戮徵舒而懼也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晉大夫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制宜 川澤納汙 受汙濁 山藪藏疾 王八方惡山藪藏毒物 瑾瑜匿瑕 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國君含垢 忍垢恥 天之道也 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喩 君其待之 待楚衰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救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于乌多求殺殺子失信于無段而慙不能若正與晋失信于宋而誑之以救反對時大華元以信告子反爲信既結出無虞詐以心其信見虞非者獨晋人耳以發明聖人其罪晋人之義

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郎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廢墜也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揆爲許楚君以致皆君之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己不廢命下臣獲考成也死又何求葉氏曰古人者子性命而定乎吉凶一事之曲折而數德可名樂也楚子舍之以歸按楚莊此舉見寬大之度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

汪云救取出對來此盟起手反與可宋人映照國轄不從與敵垢無可映照無與氣許與商下任心映照處處見其並法

于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用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炊也七亂反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宋解子反夜為華元所劫懼其役已以與元盟而以事告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補注平則不書盟兵交禍結以平為重孔疏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

華元殺申舟以報田孟諸之辱壯哉何大義之激發也楚子圍之經歷三時師老而糧匱矣晉景此時大有繼霸之心使執政有人則背攻其外宋擊其內宋圍解而晉霸振乃聽伯宗之邪說含垢納污甘居人下蓋林父使之也顧

不救宋而明告於宋早與楚平猶免生靈之塗炭而曰晉師恐起欲其固守退敵因以爲已功也中段寫解揚稟稟忠義可以薄青雲而貫金石揚不敢反其言致其君命晉顧反其言以欺與國易子析骸晉實使之寫解揚所以斥晉侯也楚莊假無畏一死作伐宋引線原非爲無畏復仇申犀叩馬慚不能答因以虛聲恫喝而宋卒與之平皆晉人爲之也　春秋晉國人物如伯宗師曠女齊史趙之屬皆當時所謂君子也述其居心忠恪時進讜言而伯宗乃爲荀林父言不救宋師曠爲衛假言不討衛女齊爲韓起言必事楚蓋爲權臣所矜忤意則赤族是憂賢如叔向猶委曲迎合趙武謬云楚爲晉細況其他乎雖不可謂非諸

此與上節對看同一伯宗于其宋則云違天祥伏則云封殖以不敢求之禍在人而未伐之副亦已也名可前御過亦以是非其告於君而可射其之至林父歸其則使以人代古而已君不與野於後傳為衣飲

人之玷。然此日之時勢已兆。分晉之局矣。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杜解潞相）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絶異也言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按亦林父使之言也）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按今山西長治縣西有黎侯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呂惠林父義人之孫僅游）夫恃才與衆。（其不盈倘棄幸人之飢推恐其咎以事是而必非也）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推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無六先叙此兵勢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止字財反之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從晉甘癸卯

晉能不以主將告也。今遷錄承年雖有曲梁故滅。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趙木訥曰：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雖若隸小功之案，終猶勝於總小功之俱廢也。終春秋之世，不復有狄患者，晉之力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日稱王命而殺二卿也。卒立召襄。襄戴公之子也。謂周人不立[illegible]公之子不從蘇札之亂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地。今山西朝邑縣西北有輔氏城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稷，晉地。略取也。稷[illegible]未安與秦戰之道，故別遣[illegible]類

而穫力士猶有神助

緒云必依上必以為殉語毋一情字顆付將門治亂明白分解斷以義也誠點千古臣子多以拘牽

秦而東行定狄地稷按今山西聞喜縣有有稷神山山下有稷亭即晉侯治兵處立黎侯而還伐奪其地故晉立之復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顆苦果反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魏顆之父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按治謂病未昏亂時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躓陟使反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

秦自二年伐晉晉不報伐越十四年秦桓乘晉霸之不振脩先人之怨豈知子之於父如其道急於承賢如其非道當先幹蠱先君仇晉睦楚以禍周室不道之大者也故傳於魏顆從父治命不從亂命詳寫而聖經深罪秦桓之義

自見　傳志列國以人殉葬者有秦穆公宋文公郎晉景公命殺小臣皆殉也不特大國之君也邾莊公遺命殉五人則知小國之君亦用人殉矣又不獨諸侯也魏武子命其子殺二妾季武子謂正常曰無死檀弓載陳乾昔命二婢夾我則知此時大夫往往以人殉矣蓋王楚不明殺人如戲逕秦武公用六十六人秦穆公用百七十七人之多傳特書獲杜回事以爲用治命之獲冥佑則知妄殺人者之必受天誅也雖不免帑因果之說而其挽人心而扶世道用心爲已苦矣按此則劉定之否錄云此等論前代兩非至今逕爲定制。黎侯自莊公末年爲狄所滅君臣寄棲于衛衛宣與以中露泥中二邑不能救式微所爲作也自此黎侯君臣力圖恢復而

此爲林父第一得意事已爲林父彩屆

大雅廣言之

黎興至此百數十年又爲赤狄所滅晉公林父畧狄土復立黎侯而還此一盛德事齊桓之存三亡國無以加焉豈晉告諸侯但云滅潞而未及存黎經無由書之歟又豈即魯爲已附庸故聖人畧之歟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桓子林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氏桓子）羊舌職（叔向父）說是賞也（說有賞）曰周書（康誥）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王季子）曰不及十年原

叔趙同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爲魂魄 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滅潞亦攘夷狄之一事。然在林父不足償喪師之罪。而羅潞儼然居免敗將之功。迹其君臣畫得狄士津津欣躍過望一腔嗜利俗腸。何嘗爲伸大義除中國之患起見。而羊舌職稱其明德比之文王造周。不亦可恥也乎。至周獻捷。亦尊周室之一端。而原叔將事不敬。不出康公之料。傳並識之。明晉伯之衰也。

初稅畝。非禮也。按井而取二

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以豐財也。按四字包有若百姓足四語之意

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爲災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成除螣猶害而書之

蝝未成螽。尚不爲災。必書者謹異也。中閒插一饑字。覺民

半語　不善人遠　谷云周語三　說男孫反硯

周鑒監下辜之爽解

經 戊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滅其餘黨按留吁今山西屯留縣南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云敞前者無壁也如今之廳公羊言王之育則宣王之講武室也 ○秋郯伯姬來歸 ○郯音談○ 冬大有年

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而經鐸辰不書留吁之屬按鐸辰當在山西潞安府境 ○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 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太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補傳傳見列國之卿給有請命者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舉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 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林父已卒而傳不敘明同于趙盾以喪師之罪大也士會爲政獻俘請命自是尊王大體羣盜出境想見初政一新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王孫蘇使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國人不與因而出奔則蘇爲大逆罪不容誅出奔晉倚大國爲援也卒中其術士會老成何無識至此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周大夫相殽烝

[illegible]

升也升殽於俎蘇云節詩箋云凡非殺而食之曰殽切肉爲殽乃升于俎 武子私問其故[illegible]

烝故據問之武子會諡季其字琉云薦其半體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殽烝故問之 王聞之

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 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旅燕述言士會卿也若享亦當用宴禮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范武子不知王室之禮、能講求典故、脩晉國之法、使采章文物、煥然更新、羊舌職所謂善人也、彼怙過不悛者、以武子之罪人也。

經 巳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子靈公寧立 丁未、蔡侯申卒。子景公固立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

此分所戕系二戕是郤克密附諸傳下戕是詩猶許三大夫諸不必怨全相反然爲識缺張也如允詩持而質矣克似晉骨事退猶克克請分行扡

白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按今山西潞州真有斷采城斷書短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偁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狂解徵名也欲爲齊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杜解殺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母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克之介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得齊之爲成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衆也又弗許亡年戒於蓋傳齊侯使高固晏弱桓子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閣鄉克歸故欽盂青康予。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闕闕道晉權又書[illegible]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illegible]

之杜注又從苗賁皇之言得其大夫可見許不久留衛謂必不伐齊進而戰之戰其書出於克之一怒矣故所欲者爲殺較地晉侯縱涼正真懟孝者逸別

子不書非卿按野王今爲河南懷慶府治 苗賁皇使見晏桓子 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 食邑於苗地多將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賁扶云反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 言汲汲也 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與亦背也 齊君恐不得禮 不見禮待 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沮止也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 彼齊三人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 孔疏使沮之言信也 者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附注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有悔遣使之心今又久執不歸必將背晉是成其悔心也 使反者得辭 宋解使高國中道反者得以有辭 而害來者 宋解而三子反受害 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綏輯諸侯所以貳按晏弱逸于此將蔡朝南郭偃之逸在明年晉伐齊盟繒後

斷道之盟同外楚也或曰謀齊謀齊卽所以外楚也楚至莊強搕服鄭陳蔡而西諸侯在宇下矣服宋而東諸侯歸疆索矣又西結秦繞出周晉之後北聯齊牽制周晉之東天下大勢皆歸於楚齊不思桓公召陵之勳聘使南行互爲聞晉其不忘盟主名之卽來者惟會衞曹邾數小國晉覇中絶竊勝言乎故晉景翻然爲斷道之盟若曰齊侯覿至知其共奬王室也乃僅以四大夫蹇責而至之者三於是以外楚始而以謀齊終此固天下之大機而晉覇之大關鍵也故經直書曰同盟　齊頃莅覿盟主助逆悪陵卽婦人笑客一事蓋亦以晉甫斷敗之後玩覿上卿耳魯何以恕含齊而從晉誓晉徵會於齊知必徵會於魯歸父主

前背似言郤克之奉此事良由已亂二字以見用非謂誠愧

一般于示戲之示敘郤訟

之也。與公謀去三桓，償始此。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

文子曰：燮乎！（士會之子，燮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遄，速也。沮，止也。）

（祉，福也。朱子曰：祉，猶喜也。祉音恥。）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

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不使之伐，吾懼其怒益甚，將不利于同列，而或逞遂怒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解亂。○豸，直是反。）爾從二三子（晉諸大夫）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此以郤獻子爲政爲主，克兩請師不許，不特晉侯畏事，即

諸卿俱各逡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

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爲亂，豈有

爲亂者而能立大功於國哉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君[illegible]以兄爲母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

穀梁子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日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趙氏曰宣公之惡兄弟恥之則立其朝而食其祿者可少愧矣穀梁之說可補傳所未及

經庚午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稱[illegible]自是内不書君釋政在天大也。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

舒夏成盟公子入質前所執者自宜懲逆而合其逆歸獲矣

旅卒（杜解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按楚君自此書卒）。子共王審立。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處以禮退笙自此也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杜解晉既與齊盟其守者解故得逃）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於楚不書敍者行）

無婁之後。公既不朝。卿不往聘。齊頁有嫌。然未足之心。至斷道之盟。公至晉境。與謀伐齊。於是頁公以為負乃父助逆之恩。得魚而忘筌也。遂欲與師伐魯。魯懼齊之甚。此乞師于楚之故也。楚師不出。以楚莊之卒。且與齊好也。

說天如曰鄫文公川鄫子劉叔卒并鄫定公狀索于立鄫自爲被狀亂於求唯大伯得討述而試而不答也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者積然而起戕者

作暴之名發替于鄫責鄫臣子不能拒難

或曰人微者當胥熬殺鄫子。或曰邾君當書邾人入鄫。先儒謂邾大夫之在鄫者乘其無備猝然而戕之皆晉伯之衰故小國恣行無忌。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按兼上文如乞師以伐齊楚旣而用晉師。成二年載於鞍是

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齊地按楚盟諸侯大夫於蜀

楚莊以梟雄之才有并吞寰宇同列之志。大約與後世曹武相類。毒害生靈殘同神縱其心術同也。臨機應變。仁義之言藹如。佈爲大度。謙讓之容可掬。其作用同也。與善治其國。明於用人。繼孫叔敖以爲相。用潘黨養由基以爲將。

與公謀一節之上想見排擠促之狀

與操之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者同也。今解揚以歸衛。魏武之禮壯繆不殺陳琳也。滅庸滅蕭及許麥無遺類也。則與魏武之滅袁劉同。觀兵周疆而不敢動於晉。入陳鄭宋而不取。則與魏武之不取漢鼎同。望溪謂旅在楚爲勤政之賢。若在春秋爲犯上作亂之大盜乎哉。斯言實獲我心。乃公穀二子稱力護莊近日儒者猶以不取三國爲有道氣。夫將非且將取之。如其可取而無患。則豈惜此三國哉。而或又謂聖人以覇予莊。則更謬也。

公孫歸父（杜遂襄仲子）以襄仲之文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强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一人言如出兩口

議不勝私

與論前與今此三字應

遺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遺於楚臧宣叔怒曰當○其○

既不能因○又不能堅事○使滑使云失○大○援

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時爲司寇主行刑拔當其時二語乃怒心所形蹄氣抗屬足寵權奸之魁既而思之太阿在伊號敢與件手是隨口折悖想見宜叔前倨後恭甚逆揣其私恐也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歸父字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金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償音普既復命祖括髮以麻約髮○祖音但即位哭三踊而出來在國葬禮設哭位公費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或謂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惡之也○行父三聘晉襄○仲未嘗一至○歸父初聘安敢遽及此○非也○行父三聘俱在文公之世○宣媚齊而篡○因而媚齊○遂與晉絕○十八年間○行父未嘗一至晉○晉人未嘗不以爲憾也○此時主會郤克欲

欲覩胥歸父即以實遂君命者請罪三桓猶鄭子都之欲
去三臣正不嫌其交淺而言深也況斷道之盟胥歸父好
歸父卑有成謀乎乃方入晉都實公卿世左右與聞其事
行父陰剚衔之而歸父逐矣家氏云晉大夫晚告季孫亦非也此時晉卿非後汔數荷
睽之比又謂謀淺而爲下所先則經旨公羨于路竣非弑也然不以欲去三桓罪而身
受弑名何也蓋作闕其事損極而縣出之也曰中切齒於
仲意中實切齒於宣使己與乎弑君而轉欲逐己使己失
晉援而轉援晉以害己負心至此加使我二字自鳴其功
轉似操刃者之爲行父傳述其憤極之辭亦以顯行父之
與聞乎弑也如使以欲去三桓謀之何不即以欲去三桓
罪之而必身受弑君之名哉歸父不奔晉而奔齊以晉欲

親魯而齊謀伐魯可以報行父也　殺適立庶直斥之不頎先君獨不畏干新君之怒那知行父之無君矣末爲歸父盡禮正形文子之薄於先君曰善之善歸父正照季孫

讀左補義卷二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昇增 參

男 埭 塤 校

成公 一 【孔】疏魯世家云名黑肱毋穆姜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穆姜以宣元年歸魯至此始十八年二年傳稱公衡爲質於楚公衡成公子也堪爲質則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必有庶長之兄未詳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程堅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丘甲胡傳甲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唐李靖問對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共一乘今作丘甲者丘出一甲是一甸之甲共百人爲兵矣每乘而增一甲會三之一氏曰作賁不宜作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

本文評誠何
解爲之
忽生一篇
許棄晉
論極明快透
出將何以勝
難也敗欲

叙寫精反覆
又一平一開

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戎別種按當在山西平陸縣界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征經平文十七年郤遷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王卿士如晉拜成謝晉爲平戎劉康公王季子徼戎將遂伐之疏云單使來平不足戒也欲伐其國耳以既平戎心無備叔服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之伐茅戎〔陳傳〕傳凡言王師不斥敗不諱之以信義將衷伏成功論不足責況敗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茅戎之別邑說不

晉侯趨王事似奈礎王與戎平又伐之似失信然皆晉主之罪也茅戎擾亂王室當率諸侯正其罪何可言平平者和解之謂自桓文以來皆言平戎于王而不知其非也

歸父與前下人某之三折欲得魯於館父逐而晉人又與楚脩亦欲仍魯也惟欲得魯耳餘不足計也彭山攻左何爲

爲齊難故作邱甲。孫毓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

前年魯乞師于楚以伐齊。楚師不出也則事楚無益而齊有怨。且歸父遂午使晉會楚。與齊楚相結。今逐之。齊恐楚爲禍於是作邱甲用以備之。皆行父謀國之不臧也。成公新政不振而殃及於民也如此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

道路傳聞諜諜絡繹。幾令城門晝閉。處處戒嚴。而晉侯亦急于得魯也。乃出郭而與臧孫盟。然則行父何以不會晉侯。臧孫曰。與備如不協。不敢自出。深心而普自爲謀也

秋。王人來告敗。解所以狄敗乃書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

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所出宜二年齊侯伐我傳同我者。謂同讎伐我也。觀宣叔之言。知齊援楚以謀魯衞矣。零星寫來。總爲戰鞌張本。

經 壬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杜[illegible]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新築衞地。按今直隸魏縣南有新築城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子共公固立。○庚寅衞侯速卒子定公臧立。○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衞。○十有一月公會

此二段是嬰齊嫉棄係不見楚師龍人膽壯其龍人任夫齊而不知之膊陵城上之

齊頃為一・鮮人而無可矣石已伏敗根

衛師受齊師危如朝露而恃有唇亡齒來之懼相于乘其伐魯以搗其虛而齊

楚公子嬰齊于蜀（經。楚書公子自嬰齊始）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經魯已）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門攻龍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普[illegible]反）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霸僮傳見外取邑號取者我不書）遂南侵及巢邱。（詳逆皆著齊頃陵泰小國之葬）衛侯使孫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illegible]越齊伐魯還相遇于衛地）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侯伐魯之師還過於新築元帥僅以身免兩敗皆得魯衛之亡無日見孫子之救自不可已

于奚微功許以曲縣繁纓亦見征急須才衆賞除分

（孔疏子者指斥孫子其言并告宰相向食故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食淩）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林解我止子此以欒書師按此下有闕文）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衛地林解齊師知衛救至乃止不敢追）新築人仲叔于奚（新築大夫）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故云鄭氏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簴者王肅云軒縣曲一面故謂之闕縣○閒縣）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繁步干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主也）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爲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提衛主郤子爲一篇之綱

周云宮縣師而不及衛師者以衛師屍在新築也及衛地三字是的針眼度又云請師在衛晉師至始錯故晉師從之于鞌屢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不入國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名自請郤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 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按言不足以供其役使 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 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范文子代荀庚 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稱然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且爲向導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殺人之謗韓非子曰郤子非分謗也益謗也且使韓子不邠其過也 師從齊師於莘。齊地 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靡笄山名按今名千佛山在山東濟南府府十里○靡如字又音摩笄音雞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挑師之所至見請戰無人又復請戰安得不卻

兩軍決戰初擔而固棄石使人畏駭正與君不介馬相映

將負聞鼓急從元帥病傷亦痛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平旦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謂齊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衆也師淹久也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擔也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賈音古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且也翦盡也滅此而後朝食不介甲也馬而馳之秣[illegible]馬不披甲而馳所[illegible]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

師從之有旗
當擊前之鼓

翔錯甚日苦
彩民久只宮
𢧵讀貳綠之
一刻一字只

言病。吾子忍之。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秝解拼張几中而

矢折其矢以御兵事折之故收般求問反○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市推也洄反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統笺言此中軍戎車一人

旗麾之可以成勝齊之麋斯多鋒反若之何其以病句絕敗君之大事也。擐甲

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秝𩣺身披甲而手執兵器絕將決戒而死敵擐言忠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所虢赤絕鼓音四字直買下文問答一面說語一而擊鼓氣力進嚴音避未斷也不綠語畢再

鼓豈能及乎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御克車孔疏

枹擊鼓杖也援馬御克駕車之馬也侵佞右手鼓左手御車殺逆無力故克之嗎逸不能止直入齊單晉師誰敢枹

音浮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接在山東濟南府城抜留青日札此不字讀入華者

謖也惟伏琛叠說引虞摯作柎讀如跌言此山孤秀如華柎之注於水也韓厥夢子輿韓厥父謂已

一車一車只一刻而終之以三兩車不注全軍前後皆震動

肘其左右而試厥變外亦因其屬御而能脩耳而疑知受困在此人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射其左、越隊也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毋音無喪車、從韓厥、曰、請寓寄也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

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

陳錫元曰丑父進之而已得公乎猶逃王而已然比較宋與之以辯緋元帝李擬之以後死字交表事殊而以智脫士則一也

不是猶鼎衛狄之師鄭亦

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適也音燭。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若奔所則周辱晉君并爲齊侯羞故言二者○肆音遜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巳不敏攝承空乏與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箋〕韓厥不知易位故執縶尊拜首向丑父而以爲此齊侯也得丑父見執如是乃使公下車取飲如君之使其臣然而君乃得遂佐齊副車○宛於鞌茷扶廢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巳故三入晉軍求之按知丑父稱免故三入求之每出。齊師以帥按猶警屬也○音率退。入於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每出其衆以警帥屬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

不是伏卒乃近徐關而使因其過也

何范門曰婦人內夫家何以反不問辟司徒

特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强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擭之。濁蓄實擭也。所擭食準反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其守者按今山東淄川縣有古徐關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避之。辟音避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主銳兵者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辟音壁予之石窌邑名按今在長淸縣東南。力撤反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邱輿馬陘皆齊邑按似在益都縣界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甗玉磬皆滅紀所得。甗魚輦反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所以徵其質母取怨強鄰分自底于下者也未卜封圖自有疆理何以使操縱衡下奪不厭貴非其人則明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宜播植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來子曰并田之法縱橫為溝洫川澮其中所陌一井一甫十字相交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非戎車之利也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衛但一直向東可以長驅而來矣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失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尊晉文役事也按趙岐註孟子以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伯先儒疑宋襄楚莊為所據者亦稱霸時楚莊在甫二年說建見稱子時漆

郤克爲此舍
正義而專以
私意爲人臣
不正義所屬

璞興難皆滅國自封安能勸撫小國供從王命來奉求霸修
懷齊孝侯之豈得為齊人所歸故先儒多從其解諸注云伯
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
于或作伯或作霸也傳以五伯對四王指道三代伯者言之
是也顯于林云五伯有二國也所稱過夏三代彭語云為融
能聆關天地之光明其後入好昆吾為為伯夫公豕韋則商
伯則直商之伯有明抹者孟子所稱五猶以由如為盛之就
東周以後言之凡以力華長猶侯者皆謂之霸如撒收之說
也後史記言也王句踐既稱五霸而退宋襄而明以桓交及
竜其霸盧句踐為五霸務孔子未嘗言五霸能身則襄楚以
霸子之如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是也徵猶來襲師蠶藝以
凡有志據楚者皆可稱伯其無功于舒撫徵獨楚猿卿秦
霸不過西陳雄長而非諸
侯之霸也此春秋之義也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也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

諸侯何害焉○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腆酒曰犒稱稱賜畏君之震○威也師

徒撓曲也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以使不幸再亦然可聽其則毋之命雖一勝倘敗之辭然因係大言公致背人述其言後之盖隱辭之也及衛野衛戶中點出齊之非亡與辭文乎於相關照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于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附注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况其不幸而敗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地齊歸所使而紓緩也音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後于寡君藉薦後白也〔箋〕無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可薦之為口語而報命于晉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魯大夫自師逆公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地闕當在山東陽穀縣境〔箋〕傳言四卿要公勞師故不言上鄍會之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皆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

諸田除按徐衛以正義作旂

所建所服之物除云先路或革路或木路也所建謂旌旗所服謂衣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此力表郤獻子之功也或曰獻子以私憾興師安得以爲功曰春秋無義戰微獨鞌也即名陵城濮之役夫豈無一毫人欲之私此戰意私而義則正則以爲彼善於此也傳以救魯衛爲主分三大段　第一段至莊下注是齊晉之勝郤克邲之戰將上軍從容應敵全師以還非林父荀所能望其項背魯衛乞師皆主郤克已一身任之矣曰以救魯衛罰討也提出城濮繼霸也欲爲分謗那裏也謗齊已甚於此然而齊君臣英氣勃勃敵事張皇自羽蔽容兩軍相持此時勝負決於一瞬而晉軍幾不能支候爾鼓聲商

克馬逸車馳大旆延指四國之衆莫不知元帥陷陣併力乘齊師而齊師大敗三周何寫勝罕聲勢百倍齊人所以懼而來盟也或謂克幾瀕于危大將躬擐行陣有絲毫畏死心使僨君大事正唯萬死求生乃見力甚或又謂全賴張侯之力不知寫張侯正寫郤克也

第二段至子之石跡是寫齊師之敗華不注至齊都有二道自邱輿經馬陘而入是爲大道其間道則直趨華亭可以徑入徐關而險縱不足者大軍觀下能傷木維可見克恐齊侯從此遁歸命韓厥一軍追之復分軍扼其歸路而已率全師從邱輿進蓋挾笑客之憤意在生獲齊侯三周華不注之下郤克自有一番調度也敘韓厥一步正見主帥令嚴曾不顧身

朔及華泉竟爲所及斯時韓厥奉觴外臣之脩禮藹然丑父代君元帥之服義甚迺岡無往不與齊君臣反賊也時齊侯方率敗卒行狄師衛師相繼斷後徐關雖遥安能飛越耶然而俱不敢害免之者放一條歸路使之逸也辟女子一段向以爲質蕭同反賊非也蓋齊師之敗音耗難通將疑將信故舉國倉皇婦女走問遂使司徒內子頒跨露行道中而凡跡盼其子婿哭其夫徧國中矣君免父免其不免者正多左氏極寫齊師敗兇而閒閒致幾使讀者自會蓋體聖人不忍殺人之意而不敢縱言之也第三段晉師從齊師至末是寫袁婁之盟郤克一路至此胸中俱是蕭同叔子笑客一憤因其求成欲以爲質而封內東畝

只帶言之明知必不可行而故爲此澒憤之語也國佐傳命義極正大然其責晉之詞曰若王命何無乃非先王之命何以爲盟主從前結楚虐鄭不服盟主已將天澤大義置之腦後至此師徒撓敗窮而反本不得不援引周天子聲靈壓服大國又不得不以盟主尊周之美號聳動強鄰曰投戚曰徵禍曰繼舊好是一篇乞盟表文雖帶風稜其中實餒晉惟欲共共拒蠻荆巳耳克之許平又何待魯衛之諫哉爲賂三師如其命服想見愼重名器亦以見晉大夫皆恪守王命無求多于魯也正與曲縣繁纓相對　晉爲勝師而寫晉處元帥傷于矢張侯貫于肘既勝而後猶述其左越車下右驂車中備極狼狽齊爲敗師而寫齊處

秦穆殉葬雖其君有備賢臣也宋文則與其臣殺君之賊不足責也

君不介馬臣能與石三出王入不遂之禽丑父國佐正論挺挺說者遂謂郤克僥倖成功齊頃到底崛強而抑知傳固大華之功也以一晉敵一齊加以魯衛曹狄之師傾國而從且至于鼓聲欲絕幾瀕于危力病忍死而後得勝尚矣此機會魯衛必亡楚得收拾齊秦宋鄭及東南諸侯之衆以敵一晉豫其能支乎此戰救魯衛服齊更謀捷楚漸次圖成霸功以立故愈寫勝齊之難愈見戰功之大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杜解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疏云以蜃樂灘多瘞車馬桓乃謂塗車芻靈當是泥人亦束芻爲人馬益多子常鄭元云設人以衛死者日殉蜃市忍反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四注椁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棺上飾皆王禮疏云言椁有棺者是本不當有周禮匠人註云阿楨也四角故棟釋詁云翰幹也楨側詩會弁如星之會弁之縱朱際

縱惑祿侈靡計其身生送死葬亦爲惡不止一事也

會之處棺有此物明是其飾皆王之禮也槨古外反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　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

諸侯皆無用厚葬者宋始爲之中原從無用人殉者宋始

殉之文不足責其何爲者華元樂舉何爲者文甚譏於國

華元以下無不以爲有道故弑昭立之及其卽位至于如

此固桀宋也豈直聾已哉華元與聞乎弑種種不義皆元

成之所謂縱其惑者也

衛喪從禮臣弱未喪之傍門內之哭涉賤婦安之義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鞌解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禮正以喪禮有進無退故

汪云錄鉅寫巫臣一錄刪全詠錄為夏姬報韓通過吳終是餘事色並巫此可為千古才人詠緊

附次獻忠起有自鳳謀三竿亦吋

周云不為夏姬巫臣不至滅族子反不至奔命以死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康誥）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不可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陳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述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對

而致入郢之禍乃知淫毒之烈

桑朝不知而道旁人覷破

且其信知罃之父(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邲之戰楚人因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楚公子穀臣邲之戰荀首囚之)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聘夏姬)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陽橋魯地按今在山東泰安州西北)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申叔時之子其委反)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衛風淫奔之詩)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副也)反幣(聘物)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晉邑)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勿合

斷出自殺謀作結楚子時十二歲精之以忠可謂加人一等

在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餌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傳許傳因陽橋之役備載巫臣事

楚之横肆極矣天下之積憤日益甚中國之人日謀勝楚總無以洩匹夫匹婦之怒於是將假手於吳吳荊蠻之國非能為討罪勤王之舉也以吳攻楚猶以楚攻楚耳以楚攻楚君子不肯為天乃生一小人而極工心計者以鼓弄於其間於是晉與吳通而吳楚之釁成矣乃知巫臣為春秋所不可少之人此篇言其於瑣屑事如此豈漫無關係作此閒情好色之稿哉討陳弒君即欲納夏姬相女必不

居功之道儆
屢言之甚深
惜鬼死狗烹
之禍也
三子咎語多
如其位而不
欲受名則亡
進與止毀生

爲也然莊每以仁義恩人故巫臣即以仁義之說止之君不納夏姬臣欲納之狐趙所不爲也然子反常懼禍患之及故巫臣即以禍患之說止之正議宏論及至敗露而嗣君猶以爲忠蓋逆捉以勝之也

賀養敬曰以此法聽言天下豈有不盡之情哉如不問其言之是非而先求其立言之心事刻意搜求將箝口結舌而國事壞矣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秋解士負文子父）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盆巳竊）郤伯（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

宣公畏國求好于楚逆郎惡子孫
周去更代何中制貫毅有其陽橋之役而利陽橋之師入平陰而有桃門之役使齊皆一心楚殺袁與一於貨

不出諸文子士軍從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代行故稱郤以讓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詩告此與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戰之職末段寫郤克洩憤之言幾是莽男子此補前傳未
及。以見郤克之勝齊非一路剛憤也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十八年在宣公即
位。受盟於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楚不聘而亦
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在殷林
楚侵魯及陽橋故曰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
位至是三年十二三矣蓋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
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

汪云先叙與師之由次叙用師之衆而魯衞與盟矣於是罪諸國之匱盟及蔡許之失位皆以明晉之不競也

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亦令二君當左右之位雖云君親在其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上在右此王車雖行王不從故不成右使御者在中蔡許二君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從)二君弱、皆彊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奚拔不書侵)使臧孫(宣叔)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孟孫(獻子)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以執斲(匠人)、執鍼(女工○之林反)、執紝(織繒布者○女金反)皆百人、公衡(成公子)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之也按十二國共盟晉豈不知而云竊盟者不敢告晉而私)

諸侯何以厭與蔡許何以失位東上從甚乎起求段後

未嘗言偷安即以訴民訴父子不能謀其同心協義然後能用衆臨臣民可以展之間偕一法一求責晉之議深矣

與之盟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涑河亭曰失其君之位甘心為楚人也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大雅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息也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辭也音姬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周書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此會盟蜀合傳從宣公求好敘起。及成公之時。齊結楚以謀魯衛。魯衛盟晉以敗齊。茲揣境而來。晉猶畏衆不出

况魯乎師至于蜀深入陽橋使臧宣叔求成與不攻[illegible][illegible]獻于晉險如師賂楚復以公衡為質請盟者獻于諸之盟齊也楚人許平退師次于蜀蜀為魯地以蔡許二君為辭必欲得公為主人故公不得已遂會嬰齊于蜀以侯諸國大夫之至夫楚國之君會楚大夫其辱甚矣然皆宗社之危勉强與會其與盟術庚孫良夫在無事時者有間豈得與失位之蔡許同日語哉此發明經書公會之義也或曰輔氏之役秦鋒已挫鞍之戰齊堅已摧皆足以遏被楚人之膽何難戰楚使服此不識時務之言也鞍之戰至此甫三月楚人逆料晉師已疲而三月中厚施於民使民致其死力傾國而來且以救齊為名俾齊不為晉用而秦人助

服先諸侯而首從于蜀此其勢豈易撓哉時巫臣新奔晉如可覆楚必歸晉告楚以晉之力不足以制之也然晉之無以制楚由於不能惠恤其民之故使能行仁政而普用其衆同心同德周之十人可敵商之億兆而況強大之晉夫復何畏哉此發明聖人歸責於晉之義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用法也）王命。淫湎（於酒[illegible]）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略經界）。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不告獻伐事而[illegible]）。禁淫慝（法廢[illegible]謂[illegible]掠百姓財取[illegible]）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今叔父不直指之非丑使鞏之

亦不必代逃一層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天子 林解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

天子自稱曰余一人 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 余雖欲於鞏伯。其欲受其獻 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婚故曰甥舅

寧不亦淫從其欲。亦作縱 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

鞏伯 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 三公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 相禮者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書也王畏晉故私賄以慰鞏朔

前年定王遊擊茅戎反為所敗使王人告難于晉而晉方

謀齊不暇及此番獻齊捷于周王必不能堪也故首言勝

夷狄則當獻捷而中國則不必用此禮兩王命伐之隱緣

見命之伐戎而不赴不命伐齊而伐之自以為不世出之

功獻捷於王，又不使上卿，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矣。齊爲大公之後，以怒而伐之，戎敗王師，獨不怒而置之耶？語語注到，告難不赴上而郤，不明白說出，覺風刺之旨嚴于斧鉞。傳于楚盟中國之後特著此篇，見周室榮靈未替，列國受責，惟護荊南，僭天子無從厠足也。

經

癸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程解：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隣與非禮也。按稱子稱爵，皆本其接隣國之辭。○辛亥，葬衛穆公。高氏曰：見衛侯不臨先君之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按杜說是也。黃若踦謂如許之質，祠則何事三日哭哉。○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而葬，譏。高氏曰：以葬月著之，知其僭禮。○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

所圍棘汶陽田之邑按今當為直隸肥鄉縣地。大雩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咎音羔。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不書將帥告辭畧呂本中曰先儒以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畧不可以一槩論褒貶實不在是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狂解鄭地討、邲、之、役、也。邲役在宣十二年采鈔晉來衛方與謀于鄭旋所條而從哉聖人所與也秋查可見中國諸侯不忘許國之末心矣以德撫之孰不敗圖北向遂東侵鄭、晉諸侯深入鄭公子偃穆公子帥師禦之使東鄙覆伏兵也諸鄤、莫干反。音萬又敗諸丘輿、鄭邱輿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

前已服齊。今又得宋。晉霸有其矣。書伐鄭而不書其敗。宜、

覇主也。陽橋之役。鄭從楚師伐衛及魯。魯衛惡之故有伯牛之役。傳云討邲戰者以鄭自邲役入服于楚而無惡不與偕也。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經罪鄭自撤藩蔽以開楚寇許近于楚楚越許而後至鄭鄭恃楚。許亦恃楚。乃以其不事鄭而伐之。不與楚討者以伯牛之役。敗晉偏師。楚交益固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邲之役邲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獲反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以怨帶出德

措辭不勁是爭直示本懷

無怨無德已回護到無可轉身又從求報便可直說不穀以新死且不朽[illegible]然後與他明自家[illegible]並意而報乃敢然一于告求可爭也極[illegible]陰之妙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緩也)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繫也力追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不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illegible])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荀罃爲後來三駕成楚人物。自有一種根柢。故須爲敘出。

以見覇佐非偶然也楚許歸營者以歸穀臣之故乃首佐中軍知其必用故欲邀一言爲後來口實如成王之于晉公子重耳也因營疑有德釋營疑有德第一論敢在楚子意中第二論敢已是詞嚴義正而必欲責之以報也又從歸晉上開出死生兩路弗常報德動曰身在圖報此反云身死則含恩入地不朽楚德若或不死而又見用則以忠於晉者報楚乃見晉得公忠盡禮之臣方不負楚君釋營生還之義所以報也覩知武之對幾不知其後來若何伐楚然激至後三駕伐鄭郤未遑以一矢可見英雄作用非人所料

秋叔孫僑如（叔孫得臣子）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棘汶陽邑）

春秋時衛于晉爲小國衛之上卿僅敵晉之下卿則二子班同也自當先霸主之使矣然貝夫國之不以爲累巳

陽之邑本魯故邑今還魯不服長狄也即甲之苛政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必欲盡潞氏餘孽。用心何弼刻如此。且不事撻楚之功。而邀殘狄之利故于其潰例之注謂經闕非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荀庚林父之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尋宣七年盟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疏云於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將佐有六第三猶爲下卿則餘皆下卿也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 上下

方知隱公旅見鄭莊之拔

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陳傳時而逆盟之於是始(發)二子要公以盟不言公二子伉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伏)絕晉文蒐于被廬作三軍倍二十八年增置三行以禦狄今則顯稱六軍僭傳已兆六卿之禍

不以爲之盟爲恥。但以較之戰爲榮。邲之敗。先縠旃括。皆僨事之人。而旃與魏錡欲敗晉。尤晉之逆豎也。郤敵之功。亦在張侯鄭丘緩之下。乃殺臧其旅而旃括爲卿。何刑賞之頗乎

則云苟非其位我將見殺苟非中御卿亦不免痛定思痛在一祀中

在楚似答於報恩歸者及勤予報德賈人無功不敢有其賞勝子也子無功歸欲報其報

齊侯朝於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晉侯爲倚婦故云晉君不任當此也）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齊頃是木強人。兵敗則服。服則不貳。嗜郤克已甚矣。厥語足擅辭命之長。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林云褚囊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

知罃之賢